

司玉笙◎主编

一·世·珍·藏·书·系
YISHI ZHENCANG SHUXI

精美小小说读本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—·世·珍·藏·书·系·
YISHI ZHENCANG SHUXI

精美小小说读本



司玉笙◎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美小小说读本/司玉笙主编. —北京:

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9. 2

(一世珍藏书系)

ISBN 978-7-80206-813-1

I. 精… II. 司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2547 号

精美小小说读本

◎主 编: 司玉笙

◎出 版 人: 朱 庆

封面设计: 揽胜视觉

◎责任编辑: 刘 彬

版式设计: 凯 特

◎责任校对: 徐为正

责任印制: 胡 骑 宋云鹏

◎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◎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◎电 话: 010-67078243 (咨询), 67078945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◎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33, 67078255

◎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◎E-mail: gmcbbs@gmw.cn

◎法律顾问: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

◎印 制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◎装 订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◎开 本: 720 × 1000 1/16

◎字 数: 410 千字

印 张: 23

◎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◎书 号: ISBN 978-7-80206-813-1

◎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

漂在河床上的麦穗	安 庆 (1)
魔术师的房子	安 勇 (3)
开在雪地上的花朵	白小良 (4)
神 交	白小易 (6)
农民父亲	白旭初 (8)
瓶子里的爱	包利民 (10)
第一碗馄饨	鲍山宏 (11)
通向天堂的电话	闭 月 (12)
憨 崽	曹德权 (14)
野猪林	昌松桥 (16)
别无选择	长 笑 (18)
死而后生	晁耀先 (19)
那一件反穿的 T 恤	陈德进 (21)
化简程序	陈力娇 (23)
泰晤士迷你村	陈龙江 (25)
大海的心跳	陈 敏 (26)
魔鬼面试	陈 然 (28)
八月的山村	陈永林 (30)
上帝的寓言	陈 毓 (32)
地上满是钱包	崔 立 (33)
儿 子	戴 涛 (35)
请进包房	戴 希 (36)

庄保四寻妻	邓洪卫 (37)
女 人	邓耀华 (39)
自 由	段晓东 (40)
梅花锦	非花非雾 (41)
三十二根皮带	凤 凰 (43)
咫尺天涯	高海涛 (44)



下 棋	高 军 (45)
用铭记来忘却	巩高峰 (47)
父亲买了贺年卡	葛取兵 (49)
合欢树	郭凯冰 (51)
瑞克和他的测康仪	郭震海 (53)
漆匠小七	海 飞 (55)
母亲的肩膀	海棠依旧 (57)
班主任	韩昌盛 (58)
我的叔叔于勒	韩昌元 (60)
窗 外	何波杰 (62)
谁能看见鹭鹭的腿	何 晓 (64)
二功子	红 酒 (66)
你要深情地望着我	侯德云 (68)
周瑜买碗	侯发山 (70)
飞翔在阳光中的鸽子	胡 炎 (72)
喝 茶	怀 锐 (73)
猪圈夜话	尹全生 (75)
种妈妈	黄守东 (77)
旧日余香	纪富强 (78)
神枪手	季 明 (80)
人类的轮回	江 岸 (81)
父爱的天空	矫友田 (83)

永远的账单	金 波	(85)
龙 潭	金 光	(86)
寻人启事	金文吉	(88)
月亮作证	金晓磊	(90)
是个好人	冷 鬼	(91)
应 聘	李桂芳	(93)



儿子的旋律	李国新	(95)
不变的是什么	李 全	(96)
老去的孩子	李莹清	(98)
捻亮心中一盏灯	李 振	(99)
消 失	连俊超	(100)
1938 年的情事	临川柴子	(102)
寻找长生不老药	凌鼎年	(104)
女孩的春天	厉剑童	(106)
黑眼睛	厉周吉	(108)
一桶水	刘殿学	(110)
花开的声音	刘国芳	(111)
哑巴父亲	刘会然	(113)
爸爸,你有权沉默	刘建超	(114)
忽 略	刘 柳	(116)
病 症	刘万里	(117)
好大一棵树	刘 卫	(119)
桃 红	刘永飞	(121)
回乡之路	刘 勇	(122)
关 怀	刘正权	(124)
不要问我到哪里去	马新亭	(125)
羞 口	马金章	(126)
心中的风景	芦芙荭	(128)

班长助理	刘靖安 (129)
秀 穗	马金章 (131)
端 米	刘黎莹 (133)
需要一场考试	刘正权 (135)
幸福生活	马新亭 (137)
血色鱿钓	苗忠表 (139)
一路莲花	闵凡利 (141)
醍醐灌顶	墨 村 (143)



开在窗玻璃上的花	乔 迁 (144)
半个月亮	邱成立 (147)
“朋”字的另一种写法	秋子红 (148)
“√”与“×”	汝荣兴 (150)
我很重要	尚庆海 (152)
笑 吧	邵宝健 (153)
水煮鱼	邵昌玺 (155)
箫声悠悠	陈 敏 (156)
出 道	邵孤城 (158)
猎 豹	申 平 (161)
残 局	沈祖连 (162)
回家的路有多远	石庆滨 (164)
儿子今天长大了	司玉笙 (166)
都是老板	苏发灯 (168)
握握你的手	苏三皮 (169)
地震来临	孙邦建 (170)
老 师	章 旭 (173)
楼后面有什么	汤其光 (174)
母亲的眼泪	天空的天 (176)
红眼病	天 水 (178)

逃 课	田洪波 (180)
爱书的孩子	童树梅 (182)
敏感时期	万俊华 (183)
腐败狗	万 芊 (185)
黄手绢	王奎山 (187)
股民白小来	王培静 (189)
驼 背	王琼华 (191)
贫困证明	王世虎 (193)



我的夜生活	王 巍 (195)
茶尖上的思念	王熙章 (197)
寻找王虹	王 洋 (198)
画里的妈妈	王振东 (200)
偏 方	韦如辉 (202)
父 亲	韦延才 (203)
你会不会说话	魏永贵 (205)
情绪优化大师	无业良民 (207)
月牙儿白	无字仓颉 (209)
污 染	吴保成 (211)
感谢父亲	吴富明 (213)
生命的支撑	吴万夫 (215)
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	伍中正 (216)
寻 枪	奚同发 (218)
俺当村长不铺路	闲 云 (220)
新 茶	相裕亭 (221)
第 X + 1 号	谢丰荣 (223)
启蒙教育	谢志强 (225)
特殊试卷	邢庆杰 (228)
卖茶人	行 痴 (230)

谁是徐闯	徐 闯 (232)
美丽的谎言	徐慧芬 (234)
等待天鹅	徐均生 (235)



我的脸上有俩字	徐全庆 (237)
甜豆花,咸豆花	闫玲月 (238)
后 来	闫耀明 (240)
希 望	颜育俊 (241)
怀念一个人	杨海林 (243)
老人与狗	杨轻抒 (245)
回力鞋	刘建超 (247)
苦命的树头病	杨清舜 (248)
朱自明的职业生涯	姚 讲 (249)
没有童话的鱼	尹利华 (251)
狼 性	尹全生 (253)
父亲节的礼物	于德北 (255)
葬 腿	游 睿 (256)
杀 羊	于心亮 (258)
岗 位	袁炳发 (259)
西施和范蠡	袁 芹 (261)
乡村教师	岳 勇 (263)
李县长	曾 平 (264)
青龙刀	张国平 (266)
守 杏	赵昊鹏 (268)
你有什么资格说尊严	赵守玉 (270)
会唱歌的绿蘑菇	郑成南 (272)
父亲的收音机没有关	仲维柯 (274)
拜访请预约	周海亮 (275)
掌旗手	朱 宏 (277)

脸皮出租公司	朱雅娟 (278)
一辈子的收获	庄 学 (280)



敬 礼	安 勇 (281)
棉军帽	白小良 (283)
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	蔡 楠 (285)
血 扇	曹德权 (287)
断翅的蝴蝶	陈永林 (288)
精神家园	陈 敏 (290)
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	陈永林 (292)
老家的表弟	陈 毓 (294)
男孩与女孩	戴 涛 (295)
狼毫画笔	高海涛 (296)
烧 纸	高 军 (298)
水知道答案	侯德云 (299)
摸 秋	江 岸 (302)
知 识	金 波 (304)
时光如水	刘国芳 (306)
黄昏在 1986	连俊超 (307)
温馨的雪夜	刘靖安 (310)
凤凰车	刘建超 (312)
放 羊	刘黎莹 (313)
李小多的幸福生活	龚宝珠 (315)
不要在街上奔跑	游 睿 (317)
一直向东走	闵凡利 (320)
海市蜃楼	邵宝健 (322)
好心男人	沈祖连 (324)
原 色	司玉笙 (326)
天空上的盒饭	谢志强 (327)

宿 仇	邢庆杰 (329)
山 神	尹全生 (331)
未央花	袁炳发 (333)
苏曼丽的刀	周海亮 (335)
细腰葫芦	杨海林 (336)
永康粮号	孙方友 (337)
心 结	王培静 (340)
冲 喜	江 岸 (342)
父亲的肋骨	沈烈文 (344)
长大成人	张燕阳 (345)
甜心巧克力	徐若涵 (347)

漂在河床上的麦穗

那个遥远的夏日,我和母亲去邻村拾麦穗,夏日的太阳下,我看见满地都是挎篮拾麦穗的女人。母亲佝偻的腰一次次弯下,凌乱的头发被风掀起。快晌午的时候,母亲把拾的麦子摠在那只荆条篮里,嘱咐我把麦子先送回去。

那段记忆就刻在我回家的路上。我沿卫河大堤匆匆地行走,半途上我看见一棵粗大的桐树,树荫伸展遮住了整个路面。我拿定主意在树荫下凉快一阵儿再走,忽然看见桐树下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,身旁放一把铁锨和一顶草帽,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升上心头。我打消歇息的念头,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,勉强支撑着往前走。“站住!”一声厉喝从身后传来,我一个激灵,下意识地护住篮子。眼透着凶光的汉子已经站到我的眼前。

“在哪儿拾的麦子?”

“……在南地……”我战战兢兢地回答。

“不知道麦子不让拾吗?”汉子满脸凶气地问。

我说:“是……是一块放了荒的地。”

“胡说,放了荒也不能让外村人来拾。把麦子放下。”

“不。”我紧紧地攥着篮子。

“放下!”那人又凶凶地命令。

一种本能的恐惧使我攥着篮子想夺路而逃,但篮子被狠狠扯住了。“哇——”我恐惧地哭了,静静的炎日下,我的哭声在河谷回荡。

“把篮子放下!”汉子没有丝毫的妥协。

我哭着争辩,“这是我妈拾的麦子,为什么要给你留下,为什么给你留下,为什么?呜呜。你不讲理,不讲理!”

那人似乎要和我赌气,猛地从我手里夺过篮子。我号哭着和他去争,我哪里争得过他。篮子被他狠狠地抛出去,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,转身看时,篮子已落进河床。

我眼泪哗哗地流下来,放声大哭。我想起母亲烈日下的辛苦,湿透的衬衫。我拼命地奔下河滩,鞋在奔跑中丢了一只,衣服被河坡上的荆棘刮破了。

一双粗壮的大手拽住了我,我猛地扭过脸愤怒地盯着他,我愤恨地要咬他的手,他松开了,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我。我跳进河里,泪水合着河水流淌,我在哭声



中捉住了那只荆篮,但篮里的麦穗已被河水冲跑。我站在河水里,看着麦穗漂在河床上,波浪一波波地把麦穗冲走了。我就那样站在河水里看着麦穗被一穗穗冲远。后来我掂着滴着水珠的空篮,穿着一只鞋,穿过大堤,蹒跚地回家。

后来我知道那个扔我篮子的人是邻村的一个干部,姓胡。

没想到我后来要和老胡打那么多交道。多年后我被招聘到乡里,而老胡这时已经是邻村的党支部书记。这之后,我因工作不得不多次和老胡接触,但那曾经经历的往事是不好说出口的。渐渐地我发现老胡并不是那么凶神恶煞,他在村里还颇有口碑,他带着群众调整种植结构,在全村搞玉米套种,亩均收入是传统种植收入的几倍。

但那个结并没有从我的心中消失。

那年夏天,我陪种子公司的几个人在邻村呆了几天。一天午后,我和老胡沿村东的河堤散步,走到一处排灌站,老胡停下来。老胡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忽然对我说:“我给你讲一件事:十几年前——那时候我年轻气盛,我在河边伤害过一个孩子。那一天,我在树荫儿下乘凉,就是这棵老桐树。那孩子挎着一篮沉甸甸的麦子从树下走过,我当时心情不好,一赌气把孩子的篮子扔进了河里,那孩子哭了,疯狂地跑下河滩。我忽然害怕了。我紧跑几步拽住了孩子。可那孩子两眼愤怒地看着我,我丢开了他的胳膊。孩子什么也不顾地跳进河里,捞出了篮子,可麦子已被河水冲走了。直到孩子安全地上岸,我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……多少年过去了,我一直不能忘记那双倔强的眼睛。要是孩子那天有什么闪失,我一生都不能心安啊。我真是……”老胡说着两眼怔怔地望着河水。尔后,老胡又怔怔地说:“可惜,我已记不得当时孩子的面目了,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如果有一天,我能见到他,认出他,和他站到一起,我要向他深鞠一躬,向他道歉……”

老胡的故事实在让我难以自制,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。

老胡从沉吟中醒过来,忽然问我:“你怎么了?”

我说:“没事,我只是为这个故事感动……”可我的泪水已经止不住了。

老胡忽然扳过我的肩膀:“你说,当年的那个孩子是不是就是你?多少年来我的脑子里一直晃悠着那个孩子的影子,从第一次见到你,就觉得你和当年那个孩子那么相仿,孩子倔强回头的样子一直刻在我的心里。是不是你?是不是……”

老胡抓住了我的手。

我依然愣着。

老胡双手合十,在我的面前深深地弓下了腰……

一湾河水依然静静地流着。

魔术师的房子

魔术师是牵着那座房子走来的。开始,人们都以为跟在他身后的是一条狗,肉铺掌柜王二麻子还慷慨地扔过去一块肉骨头。房子长着狗脑袋、狗身子、四条狗腿,还有一条会摇晃的狗尾巴。

魔术师把房子牵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上,蹲在地上抽完一斗烟,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石城上空的太阳。站起身,笑咪咪地扫视一圈围观的人们,咳嗽一声说:“谁想第一个走进去?”没有人回答,谁也想不明白,一个人怎么能走进一条狗的肚子里。魔术师笑了笑,用手拍一下狗脑袋,狗的嘴巴缓缓张开,变成了一道门。

打短工的赵小六撇撇嘴问:“吃饱了撑的咋地,俺们为啥要进这座怪房子?”

“这是座神奇的房子,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我想要老婆,里面也有吗?”

“有,除了老婆,还有其它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
赵小六从人群里走出来,紧紧裤带,弯腰走进了房子里。

人们都盯着房门,等着赵小六带着老婆从房子里走出来。

魔术师拍拍房子问:“找到老婆了吗?”房子里有人回答:“找到了,一共三个,一个大老婆,两个小老婆。”是赵小六的声音。

魔术师满意地点点头,“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,不会再出来了,谁想第二个走进去?”

王二麻子拍着自己的大肚子问:“俺想要个一百头猪的养猪场,一个宽敞的大肉铺,里面也有吗?”

魔术师点点头说:“有,里面应有尽有。”

王二麻子往回缩了缩肚子,走进了小房子。卖豆腐的李老三挤挤眼睛问:“里面还有地方没?俺想要钱,好多好多的钱。”魔术师笑着看看他,“我说过,这是座神奇的房子,里面很宽敞,能装得下所有人。”李老三第三个走进了房子里。

人们不知不觉在房子前排起了队。

第四个人想要当官,第五个人想拥有天下所有的美女,第六个人是位体弱多病的老者,想要长生不老,第七个是个女子,想要最美的容貌,第八个是算命的瞎子阿三,想要一双好眼睛……

第十个人刚走进房子,有两个捕快分开众人,厉声对魔术师说:“根据本城法



律规定,任何人不得随意在街头表演,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,带你去见老爷。”魔术师伸出手,冲着两个人抓了一把,将什么东西扔进了房门里。横眉立目的捕快转眼变得和颜悦色,自动排到了队伍后。众人疑惑不解,纷纷询问。魔术师回答说:“我把法律扔进了房子里,从现在起,大家都可以不再受法律的约束。”

三天三夜后,全城的人们一个跟着一个都走进了房子里。

房子外面除了魔术师,只剩下了一个人,就是北街的傻子阿木。几天里,阿木一直歪着脑袋,看着那座房子笑,却不肯走进去。魔术师拍拍阿木的肩膀问:“你为什么不进去?”阿木疑惑地看看他,“我为什么要进去?”

“房子里有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
阿木摇摇头:“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?我什么也不想要。”魔术师叹口气,不再说什么,弯下腰,把房子前的街道慢慢地卷起来,一点一点地往房门里拉。整个石城从四个不同的方向缓缓被拖进了房子里,最后,石城彻底消失了,就像它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。

阿木傻乎乎地看完了这一切,笑嘻嘻地走过来,拍拍魔术师的肩膀问:“那你呢,你想要什么?”魔术师摇摇头,“我和你一样,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说完,魔术师像来时一样,牵着那座房子离开了。

◎白小良

开在雪地上的花朵

天没透亮,爸和姐就把我鼓捣醒了。姐说采雪莲花去。采就采呗,掀被干啥?我咕哝道,心里却还是情愿,因为能卖钱哩。

拉了爬犁走了好一阵子,公路两侧才有炊烟懒洋洋地升起来,像一根白柱子,静静插入凝滞的蓝雾,升到六七米高的地方渐次消失。

冬采冬运季节,集材的牛爬犁,要在九十点钟才会从这条路上经过。我们采花得赶在他们之前。哈气成霜的天气,没风,却冷入骨髓。积雪冻得跟玻璃似的,人一走,脆脆地响。我们站住了,透过晨岚望去,朦胧的雪地上确乎开出了簇簇的花朵,不远就有一丛。初看暗褐色的,待到天光渐亮,它又成为暗黄色的了。

太阳从林隙缝里射来金箭,这时,我和姐总要停下手中活计瞅上一会儿。

姐冻红的脸,灵动的眼睛,哈出的霜气,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面,显得那么生动有趣。阳光先是照到高树的梢头,再一点点下移,在这个过程中,鸟们开始叫起来了,一时飞来两只叫作蓝大胆的小鸟儿,落在我们的爬犁上,甚至呆在我们的铁



锹木柄把上,摇头晃脑地问候……

地上的花朵渐少,我们的爬犁满满的了。

于是,拉到小镇南边苗圃的大地里,卖给苗圃的工作人员,他们收了做肥料。雪地上已经收了不少堆了。他们估堆论价,不用称。

这样,早上捡、运到苗圃就快中午了。兴冲冲拿了钱,下午,去镇子中心的大楼旁边看小人书,每次能看好几本呢。看一本一分钱。瞧着姐正在看,我悄悄跑去买了一块粘糖。这回兜里有钱,一狠劲,买了一块沾了芝麻的。二分钱才能买到一块呢。闭着嘴唇嚼,怕她发现。

姐还是问我了,弟,你看哪本了?

我捂着嘴笑,她就明白,我分得那一半工钱又馋嘴了。原本跟爸爸说好工钱自用,全部用来看小人书的。这时,我只好挤眉弄眼,也不说话。姐白愣我一眼,并不深怪。

应该说,姐够意思,一次也没告状。我后来跟姐讲,看着没?你弟我如今活得比较实际,全仗了小时候用工钱买糖吃的传统。姐呢,她愿意看连环画,并坚持说我们采的就是雪地上的花朵,这样的想象力,虽然没使她成为达利那样的大画家,不过,她现在画国画,还真是小有名气了。

童年时光,山里头,没见过用拖拉机集材的,都用牛。人们用板勾将原条的根部板到爬犁上,吆呼着牛拖。

从山里林场往镇子上的贮木场集材,也是牛爬犁。两条磨得锃亮的爬犁辙都泛了日光,也有暗的时候,因为路上低洼的地方被积雪湮没了。

逢到昨夜落雪,早晨过来,我和姐就得费一些劲儿。路上白茫茫一片,只能用脚去趟,看哪个地方咯着脚儿,停下一掘,噢,下边有。趟除上边的雪,用铁锹四处轻轻掘几下,再把锹深插下边一使劲儿,硬梆梆一大块下来了。有时,我俩就用手抬到爬犁上。真的,什么味没有。

飘雪的日子有意思,天不冷,姐摘了棉手闷子,伸开手,雪花飘落掌心,先是边缘消融,接着“哗”一倒,消融成水珠了……这个过程好有趣。我学她,但我手掌茧子厚还是咋的,雪融得慢。姐说我这个人冷,我反驳,她跑,不小心被积雪掩着的东西绊倒了。姐坐地上拂雪,下面现出黄黄的一大块儿,姐就唱上了,好一朵大金花呵!

一圈圈的纹络因了雪的缘故,显得那么清晰,姐说,平时,咋没注意纹络呢?多好看,一圈圈的,像水中的涟漪,像老树的年轮……姐真有想象力。为了附和她,我嗖嗖爬到路边的老树上,摘来冬青,将那青翠欲滴的叶茎,掰下几枝,置放四旁,一边说,金花还要绿叶扶么,我嚷,她也嚷。不曾想,玩得忘形,时间到了九十点钟,山上林场往地区贮木场运材的牛爬犁车队到了,一辆接一辆。

站路边看，车老板喊，离远点，别让尾梢子碰着。牛爬犁拖的原木十多米长的都有。

有的牛撑不住，停下，让开正道，在偏道上排。走了，留下热气腾腾的一簇。姐的眼睛放出光来。我说，这回是水彩画了。姐立即说，活生生的花朵哩。夸张的表情，现在想起来我都忍不住笑。

后来，别人家的孩子也发现这个致富的活计了，也来捡了卖，收购价格落下来了。一爬犁才能卖几分钱，再后来人家不收了，够用了。

我没兑现给爸买“蝶花烟”的诺言。爸想起来笑我，说，我白给你介绍工作了，一点报酬没有。我说你生的什么儿子你还不知道？……我又和姐说，当时，咋还用手往爬犁上搬呢？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味。姐笑了说，花朵么，有味也只能是香味。

◎白小易

神 交

照许多人的说法，我是个有点怪僻的人。进了公园，我首先是往人最少的地方去。这样，我就上了后山。那实在算不得什么山，是三十多年前用挖人工湖的土堆起来的。不过现在上面的树倒全都长大了，也略微有了那么一点“山”味儿。除了树，这儿再没有什么亭子之类的东西了，所以也没有人。

这里非常安静。今天风也不大。这一来我更喜欢这儿啦，以至于发现了一堆屎挡在山坡上也没有望而却步。我又走了几步，忽然看见一个画画的女孩子。她坐在山坡上深深的毛毛草里，隐约能看见被曲曲弯弯的树干和狗尾巴草半遮半掩的画板。

她也看见我了。她没有怎么犹豫，就把立着的画板放倒了。随后，她叹了口气，靠在身后的树干上。

“你不喜欢别人看你的画，所以躲到这儿来，是吗？”我说。因为她是个孩子我才搭话的。我从不和不认识的成年人搭话。

“是。”她说。没别的什么表示。

“我不妨碍你。你画吧。我就在旁边坐一会儿行吗？”

“行吧。”她轻轻哼了一声。

我遵照自己的诺言，在离她五六米远的一棵槐树下坐下了。这是她的斜对面。看来她对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——既没有挡住她要画的东西，也绝对看不到她的